

爱国主义教育读本



红色经典系列

FANGZHIMIN



ZHANDOUDEYISHENG

方志敏 战斗的一生

缪敏 著



方家在村里原是个大户，志敏的祖父在世时，男女老少四十多口人，自己有田六十余亩，又租种着地主一百多亩，每年除去租税，也还够吃够用，是湖塘村里少有的自给自足户。祖父死后，伯叔们分了家，也没有出什么败家子弟。可是，不断的天灾和年年增加的租税，却比败家子厉害。方家因此败落下来。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F A N G Z H I M I N
Z H A N D O U D E Y I S H E N G

红色 经典 系列



方志敏 战斗的一生

缪 敏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方志敏战斗的一生 / 缪敏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1957.12 (2006.6 重印)

(红色经典系列)

ISBN 7-5008-0564-0

I. 方... II. 缪... III. 方志敏 (1900~1935) — 生平事迹 IV.
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7266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06 年 6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55 千字

印 张: 3.875

定 价: 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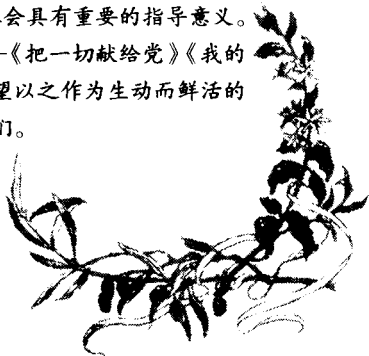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革命回忆录，比如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《我的一家》等。这些作品都曾畅销过几百万近千万册，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经过数十年的革命和建设，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当前，人民生活逐渐富裕，享受着现代化的住房、交通、休闲娱乐。然而，这一切来之不易。从十九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开始，内外交困的中国经历了救亡图存、维新变法、民主共和、启蒙与革命，在自救和自强的道路上苦苦求索。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，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。

在建立和建设现代中国的过程中，无数的中华儿女奉献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。我们不应忘记方志敏面对敌人的视死如归，不应忘记欧阳梅生和他的妻子儿女一家在大革命期间的巨大牺牲，不应忘记年轻漂亮、能文能武的女英雄赵一曼在抗日战争时期跃马横枪的英姿飒爽、富于传奇性的革命人生，也不应该忘记一个普通煤矿工人出身的“中国的保尔”吴运铎不顾生命危险地忘我工作和从他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坚强意志。

当前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树立以“八荣八耻”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，概括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特点，对于弘扬社会正气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值此之际，我社重印“红色经典系列”四种——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《我的一家》《方志敏战斗的一生》和《赵一曼》，希望以之作为生动而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读本，郑重推荐给广大读者朋友们。



方志敏是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人，生于 1898 年 7 月 16 日。那是个动乱的年代。他出生的时候，正赶上兵变，附近的人们听见枪声，连东西也来不及埋藏，都逃上山去了。志敏一生下来，就嗅到了火药的气息。

湖塘村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，背后靠着两座矮山，山上长着茂密的森林，村边环绕着花果树，全村的茅屋，都掩蔽在浓郁的绿阴里。村前是三口塘，水明如镜，既养鱼又灌田。水塘前面，是一片田坂，再远一些，还有条小河，从村外东南方流过来，通过村口的一座小石桥，弯弯曲曲地流进右边树林里。一眼看去，真是世外桃源。但是，村里却很不美观。地面凸凹不平，尽是柴屑粪渣，沟里污泥淤塞，臭水中蚊蝇孳生，房屋东倒西歪，茅舍里烟尘满布，鸡屎牛粪，臭气难闻，简直无法下脚。

方家在村里原是个大户，志敏的祖父在世时，男女老

少四十多口人，自己有田六十余亩，又租种着地主一百多亩，每年除去租税，也还够吃够用，是湖塘村里少有的自给自足户。祖父死后，伯叔们分了家，也没有出什么败家子弟，可是，不断的天灾和年年增加的租税，却比败家子厉害。方家因此败落下来。

志敏的父亲方高翥，是个勤俭朴素的农民，他一生的精力，都消耗在剩下的二十亩田地里。母亲金莲香，是漆工镇一个农家的女儿，按当地的风习，妇女不下田，只在家里操持家务，做饭、洗衣、喂猪、背柴、纺纱、绩麻、带孩子，劳动很是繁重。母亲生了三个孩子：长女方荣姘，次子方志敏，幼子方志慧。荣姘长大后，嫁到德兴张村；志慧从志敏参加革命后，曾任红军八十一团团长，在弋阳宛港战斗中负伤，不幸因流血过多牺牲了。

方家的孩子，照例可以读两三年书，为的是识得名字，记得工账。志敏七岁入私塾，下了学，仍然跟着孩子们一起去放牛、背柴，或提个口袋去捡豆子。农忙时节，老师放了假，他就到田里去，跟在父亲后面拾谷穗；父亲舂谷的时候，他就在舂边扫碎脚米。

在本村私塾里读了三年，江西闹旱灾，村前的三个大水塘，干得见了底，村边的小河成了一汪细水，太阳整天晒着，田坂龟裂，禾苗枯黄；这一年，庄稼歉收，孩子们都跟着大人去找活路；先生走了，私塾里只剩下横七竖八的破板凳。

志敏天资聪明，读书又用功，平日很受先生喜爱。后来先生到烈桥地主张念诚女婿家教书时，又带了他去搭学。因此，到十四岁时，他才离开私塾。

辛亥革命把皇帝撵下了台，老百姓割掉了辫子，虽然社会基础并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新思想、新文化运动却得到开展，翻译洋书、开办学校、提倡女权、提倡天足，一时竟成了风气。弋阳城里有一座叠山书院，原是历朝豢养秀才举人的地方，这时就也改成为“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校”了。

1916年秋天，父亲送志敏到这个学校里来，并介绍邵家集的一个少年邵式平同他认识。志敏和邵式平一班，他们很说得来，后来成了要好的朋友。

二

志敏在学校里，仍然是个用功的学生，过去读旧书，他总要写读后感，现在仍保持着这种习惯。因此，他的语文、诗词、习字等课程，都异常地好，先生常常称赞他。同学们见他生活朴素、态度诚恳、不尚空谈，也乐于和他接近。不到一年，他周围竟有许多群众了。那时候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虽然还极少，但是鼓吹民主革命、提倡民权、对现状不满的文章、小册子，在知识界里却很流行，志敏也偶有接触，他出身农村，对地主豪绅在乡中的为害作恶，原是感触很深的，这些文章就鼓动起他的反抗情绪，他和十几个在校的九区学生，经常在课后跑到校外草坪上去谈论，后来，就组织了一个“九区青年社”，决定要反对九区的土豪劣绅。

漆工镇上有一家大商店“邵鼎丰”，老板邵襄臣，靠放“加一老利”的债发了财，除去这一座大商店外，还是一个

拥有一千多担谷的大地主。他放债一元，一月的利息就是一角；农民在年初借他一元，年底就要还他二元二角。借他的钱，实是等于吃毒药。他还养着一批流氓、烟鬼，用来逼租勒债，常常弄得债户家败人亡。有一次志敏去姐夫家，正碰上几个鸦片烟鬼，在一个寡妇家里寻闹，赖着不走，志敏很气愤，一问，才知是替“邵鼎丰”讨债的。他愤慨地对他姐夫说道：

“邵襄臣总会有一天要死在我手里，将来我要败他的家……”

他姐夫笑着说道：

“你姓方，他姓邵，你怎样能将他家败掉呢？”

志敏当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现在他们组织了“九区青年社”，他就首先提出来，要打倒“邵鼎丰”。

他们没有能够打击“邵鼎丰”，因为这时候弋阳演起了选举议员的把戏，有人传来消息说，张念诚在九区操纵选举，想当议员。他们商议了一下，决定先回去打击张念诚。

民国以来，各地都闹起了选举把戏。于是，地方上的一些土豪劣绅，就凭空发起财来。他们操持选举，捏造选民册，用选民册和运动买票的土劣讲价钱。竞选的人拿钱买到选票，雇人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就可以成为议员了。张念诚是九区的一个大地主，他除了靠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外，还勾结官府挑词架讼，敲诈勒索，无恶不作。眼前省议会要进行选举，正是他向上爬的大好时机，一心

想捞个“省议员”当当，他耸着肩得意扬扬地对一班劣绅说：

“我的诗书算没有枉读，这下要参与国政了……”

志敏他们听到了这些消息，便都赶回来。分头去宣传鼓动，他自己并写了一篇文章，揭发张念诚十条罪恶，贴在王沙岭黄天寿饭店的走廊板壁上。张念诚气坏了，他暴跳如雷地叫嚷着说：

“我要闹得他全家鸡飞狗跳！”

张念诚联合了各乡地主、恶绅五十多人，借讨论选举经费问题在漆工镇召集会议，要方志敏出席，想当场给以迫害。志敏的父亲吓得战战兢兢，扯着儿子不让去。志敏躺在床上想着去开会的对策，一伙同学对他开玩笑说：

“老方，张念诚是你的朝爷老（志敏在张念诚女婿家搭读时，张念诚看他聪明，强认他做了义子），你敢推倒他？”

“什么朝爷老，”志敏一下子站起来，说道，“非推倒他不可！走，你们带上家伙，马上去！”他穿上灰布长衫，一手拿着白纸扇，一手抡着文明杖，大模大样地，就去开会了。

志敏一个人走进了会场，屋外看热闹的人看着他那俊秀的面孔，文质彬彬的风度，都替他捏一把汗。张念诚一见志敏走进来，就立刻摆出凶恶的面孔，对志敏说道：

“今天要你到此，非为别事，就是要问你捣的什么蛋！你破坏选举，要受官府的制裁！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？老

实讲来！不识相，就要对你不客气……”

志敏站起来，从容地摇着白扇，有意用使屋外看热闹的人都听到的声音说道：

“选举，是国民的权利，到一定年龄的人，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，你有选举权，我们也有选举权，你可以竞选，我们也可以反竞选，这在欧美各国都不乏先例，一点也不犯法。选谁，这是我们的自由，是大家的自由，大家自然要选举好人，德高望重的人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话锋一转，指着张念诚的鼻子说道：“你张念诚，剥削佃户，压榨农民，放高利贷，勾结官府，挑词架讼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绅，大家能够选你吗？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张念诚大喝一声，手把桌子拍得震天地响，他实在没有想到这个他看着长大的孩子，胆子竟这样大，懂得的竟这样多！他满面涨红，张着口，竟气得什么话也讲不出了。

“对不起，”志敏把手一拱说，“你们既然没什么话说，我走了！”

他紧攥着手杖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。等张念诚领人追出来时，一大群拿着梭镖、木棍的青年，已拥着志敏走远了。

张念诚受了这一番奚落，很不甘心，晚上就教唆镇上警察派出所的巡官，带人到湖塘村来捉志敏。警察打进志敏家里，志敏却早已得了信，跑到屋后来龙山上去了。

“把你的儿子交出来!”巡官搜索不到,向志敏的母亲吼着。

“我儿子到南昌去了!”

“这长褂子不是你儿子的吗?”

“不是,是我女婿的。”老太太镇静地应付着。

巡官望望屋后的来龙山,树木森森,黑压压一片,凭他带的这几个人,到哪里去找?再看看屋里屋外,又不是个有油水的户头,便抢了那件长衫,乱嚷了一阵,领着人走了。

张念诚仍不死心,伺机报复,后来一个青年社的社员,终被他栽赃诬陷,捉进牢里,坐了十个多月班房。志敏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向法院递了好几次申辩,花了许多金钱,才将那个青年营救出来。张念诚则满心称快,逢人便说:

“只要我稍动一下指头,就弄得他们坐笼子,他们这班年轻人想推翻我,说好听一点,正像屎缸蛆要推动大磨一样!”

大家闹了一场,这劣绅仍然占了上风。几个有钱的社员,在这次斗争中,也被劣绅拉了过去,有些人灰心丧气,觉得这个“社”没有力量。不过,经过这次斗争,志敏同志得到了启发,他初步认识到,必须要团结群众,只是几个人干,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。

1918年，全国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。志敏在学校里特别关心国事。以前他已听到了不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、军阀政府卖国求荣的事情。当时学校里的历史课程，又恰恰讲的是中日之战。大家越听越气愤，讲堂上顿时形成了一种沉重紧张的气氛，学生们都要哭出来。讲课的是一位青年教师，他把“二十一条”逐字念了一遍，最后归结道：

“……这二十一条约，把一切立国的政治、经济，交通、警察、土地等主权，统统卖光了。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！是一纸中国的卖身契！”

志敏听到这里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猛地把桌子一拍高呼道：“我们打日本去！”

“对！我们要打日本去！”

学生们都站起来一齐嚷着，课也不听了，都拥出教室。

各寝室里马上响起一片响声，拉抽屉的，開箱笼的，劈里啪啦，摔起东西来。

“这是日货，扔了去！”志敏把一瓶金刚石牌的日本牙粉，从大开着的门里扔了出去。玻璃瓶子在门外二十几层的大石阶上磕碎了，淡红色的牙粉，洒在台阶上，黑胶木的瓶盖，顺着台阶一层一层地滚下去。

“好呀！方志敏够痛快！”旁边的学生喊着。

“我愿与日本偕亡！”当的一声，他又把一只日货的洋瓷脸盆，摔在地上。“这也是日货！”他用脚狠狠地踩着。

又一个学生，也把一只东洋脸盆摔在地上，照样踩了几脚，脸盆凹下去了，一脚飞起，把脸盆直踢到墙角里。白色的瓷片，落了一地。

接着，志敏又把自己买的日本席子等日货都拿到学校揭晓处底下烧了，并在揭晓处墙上贴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
我方志敏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为中国独立解放而奋斗！

接着，很多同学都将自己所用的日货拿到揭晓处来烧，学生都不上课了，大家乱糟糟地喊叫着，焚毁着身边的日货，揭晓处前和学生宿舍里，到处是破烂东西。在一些青年教师的支持下，大家又议论着去游行，去街头演讲，去查禁日货。整个学校沸腾起来，这座“叠山书院”几百年来的沉寂空气，第一次被打破了。

这一切行动，引起了那些豪绅的恼恨，他们把这些学生看成是“祸胎”，是“怪物”，他们辱骂学生，说学生们的行动是“祸国殃民”，特别是对方志敏等几个为首的人，更是恨之入骨，他们动员学生们的家长出来，不让学生再“闹”。但是志敏不顾这些压迫，仍旧干下去，他对邵式平说道：

“我们痛恨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更痛恨我们，结果是要决斗的，我们准备吧！最后的胜利总是我们的！”

志敏白天游行、演讲，晚上写标语、印传单，他顾不得吃，顾不得睡，身体累垮了。他本来自幼多病，五岁时腿还软得不能走路，平日只用心读书，不注意锻炼身体，一经连日劳累，病魔就乘虚而入，到暑假毕业的时候，他吐了血，而且，从此种下病根，在以后艰难的日子里，肺病总是缠绕着他，一劳累过度就大口地吐血不止。

四

志敏回到家里，全家都很高兴。他的堂弟志纯，也特地跑来欢迎他。那时候，一个高小毕业生，被看成是中了秀才，在湖塘村里，还没有过这样的事情，亲戚、族人听说“志敏秀才毕了业”，也都跑来看他。父亲虽没请客收礼，也邀了几个至亲，吃了一顿酒饭。叔叔伯伯们都称赞志敏聪明，有才干，并劝父亲再送志敏到南昌去升学。亲友们说：“多让他读些书吧，将来漆工镇上的绅士是你家的。”父亲被说得心动了，于是在当年秋天，借了笔钱，又送志敏到南昌，考进了江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。

次年，“五四”运动爆发了。志敏同志参加了南昌学联的工作，终日去街头讲演，查禁日货。他穿着一件长衫，手里拿了一面写着“查禁日货”的旗子上街了。和他一起的有万义生同志。

太阳当头，天气酷热。但到处是一圈子一圈子的人，

人们用惊异的眼光，看着这些拿小红旗的人，听着他们演讲。志敏和万义生走出学校不远，一个人穿着一件灰色羽纱长衫，从他们面前走过去。志敏看着那件长衫说道：

“这人穿的长衫是日本货，撕他一块下来……”

万义生跑上去，拽住那人的长衫，哧，撕掉了一大块。那人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见方志敏手里拿着“查禁日货”的小旗子，脸立刻红了，便赔笑道：

“撕得好！你们不撕，我自己也要撕的……”

他们走到河边上，一只大木船靠在码头边，船上堆着三十多纸箱飞燕牌的香烟，船工正替一个胖胖的商人往岸上搬运。志敏不会吸烟，但他知道，飞燕牌是目前最流行的日本纸烟。

“我们是来查日货的，你这烟是日本货，不能卖了，你们交出来，我们烧毁它，以示警戒！”

胖商人向他们看了看，理也不理。志敏又和他讲了一番抵制日货的道理，那商人却冷冷地反问道：

“你有官府的谕子么？”

志敏恼火起来，身上摸出几个铜板，向万义生说道：

“去买点洋油来，都烧了他的！”

商人一怔，但仍然挺着肚子嚷道：

“你敢烧么？烧了，就全卖给你了！”

“好得很，我们大家会赔你的。”志敏用手指了指远处听讲演的一大群人说。这时，有些人也凑过来，围了个圈